

探訪心得：

一、緣起：

2010 年，我生平第一次出國，去的是日本，去橫濱黃金町駐村創作，期間我看到橫濱的城市規劃是如此的有遠見，那立體的交通分佈比鄰節次、錯綜複雜卻又層層分明，那時的我才恍然大悟，就是因為這樣的景觀才會生產出像 E V A（台譯：福音戰士）這樣的世界觀吧！我這樣的自我解釋著，那年我 31 歲；兩年後（2012 年），我有幸去了美國加州洛杉磯駐村，其中一個月我驅車前往大峽谷跟優勝美地，在那無盡的沙漠公路上我再次理解到我以前看到的美國電影是怎麼一回事，同時也瞭解到這國家的貪婪與美國夢是怎麼產生，最後甚至觸及到台灣的藝術文化到底是如何的生產又如此的缺乏台灣本身的底蘊；同時，我在美國行結束後也決定我要開始去瞭解亞洲的故事、藝術的形式、生活的方式、彼此的關係，我們忽視彼此太久了，仇視對方卻又太深，然後都在心底的深處羨慕著進步的大西方，都希望成為那大西方認可的、進步的現代國家。



◎ 2010 年 7 月，我在日本看到超立體的城市。



◎ 2012 年 9 月，我在美國西部無盡的沙漠公路上試圖認識美國夢。

於是我決定從我熟悉的國家—日本開始了解，很多人不能理解我不是已經去過日本了嗎？怎麼還要再去認識呢？如果依照上述的描述，不是應該去去其他亞洲國家了嗎？其實 2010 年那次我只有少許的一兩天可以離開駐村地到處看看，所以根本不算深入，另一個原因是因為剛好今年有瀨戶內藝術節與伊勢神宮 20 年遷宮完成都同在今年，後來又在此次日本行旅時聽到今年也剛好是出雲大社 60 年遷宮完成年，3 年、20 年、60 年都交集於今年，人生可遇見這樣的機會幾回呢？所以我想那就去日本吧！

二、黃金町的藝術創造

我在這熟悉的城市待了好一陣子，這段期間我訪問了山野真悟（黃金町區域管理中心主持人、知名獨立策展人）以及平野麻由美（黃金町策展人）一些關於在黃金町推行當代藝術進駐的困難以及設立黃金町藝術學校的意欲為何，山野先生看著我，操著不是很流利的英文說著：當年阻礙很多，我記得初來乍到黃金町時，很多橫濱的藝術圈大老覺得“為什麼是你？橫濱沒人了嗎？”、“為什麼是福岡人來振興？”，當時我沒有多說什麼，因為我只希望透過“做”來回答，說真的當時的我也沒有很大的把握，但可能是因為我不是本地人，所以也就沒有太多的人情包袱，我可以只做我想做的事，雖然有人不滿意，不高興，但我都可以一笑置之，然後在這麼



◎ 黃金町藝術學校。



◎ 山野真悟先生。

多年之後，我知道我成功了，大家認同我了，但這其實都是大家一起努力來的，不是我一個人可以完成的。而這幾年我開始籌劃黃金町藝術學校，其實當初也只是一個平台而已，什麼都沒有，但我是在想，我已經老了，我想我應該可以為年輕人留點什麼讓他們發揮，因為未來是他們的，於是我想就創造一個場所或是說平台吧，讓他們在裡面做自己想做的事，而我則作為他們的後盾，將我的經驗以及人脈貢獻出來，盡可能協助他們發揮，完成他們要做的事，因為未來的日本藝術是這些年輕人創造的，不是我說的算呀。

受人尊敬的人總是知道自己該在什麼時候謝幕，然後在後台協助新人在舞台上發光發熱，這是在山野先生身上學到的處世之道，而在我看來，黃金町真的是年年都在進步年年都在改變，進步與改變不是指拆老房蓋大樓、遷店家駐商場，而是黃金町的社區意識越來越明顯，透過藝術市集與零星的社區活動，除了連結在地人彼此的關係使之更加緊密之外，也透過外地人的參觀與互動來提升社區自我的認同感與成就感，這不是台灣那種一朝一夕、消費概念裡的社區進駐形式可以完成的，是五年來，山野先生與黃金町區域管理中心全體同仁一同努力，加上時間作為催化劑的發酵才結成的豐碩成果。事實上從他們的網站上不難發現他們常常舉辦著各式各樣的活動與座談，其目的無不是為了社區的進步著想，甚至可以發現到很多有關社區的問題都不會是直接由他們單位去想辦法解決，反倒是利用活動來拉近居民一同對這議題產生重視，解決問題的方法才是這活動的下一步，由此可知山野先生與其團隊是如何地在思考作為日本的藝術與公共性的整合稼接的方法，同時也反映了山野先生認為的“亞洲的公共性未完成”的看法。



◎ 社區自組的清潔隊。

三、日本古蹟與建物

我走訪了許多日本的建築，其中很多還是外來文化留下的建築形式，比方說奈良的東大寺，它是目前全球僅存唯一的最大唐式木造建築，高四十八米將近 15 層樓高的大殿蔚為驚人。另外，保有外國建築形式的還有橫濱山手町的西洋館，七棟西洋館散落在山手町範圍，因為橫濱曾作為幕府鎖國後的第一個開港港口，所以該町成為當時外國人在此經商落戶的第一選

擇，但大多建築皆於二戰與關東大地震時毀壞，目前僅剩留存的大多都是事後依當時建築風格重建的洋人館。我還參觀了幾個現在正在修繕的建築，比方說壱木的日光東照宮以及姬路城，前者是作為德川家康的墳墓因為神格化的關係而變成了神廟，後者則是目前原始留存非重建的日本城堡，兩者共通的點則是一修繕古蹟通常都長達好幾十年，在我看來日本對於



◎ 奈良東大寺。



◎ 山手町西洋館。

保存這些建築這麼熱衷有一部份很大的原因是因為可以在修復或是重建的過程中進行研究，瞭解過去整個建築的技術、古人的智慧，並且以傳承古法而自豪，再者則是他們始終認為一個偉大的建物可以凝聚人民的向心力，更何況是一個有歷史、偉人等等故事所架構出來的建物，對他們來說這不只是一個老房子而已，先前提到的西洋館系列，就是一個明證。透過重建侵略者住過的建物之過程來瞭解他人文化的建築風格與技術，並豐富自己的建築技術，學夷之長以制夷。反觀我們則是不斷的在剷除自己的歷史，中國國民黨政府迫遷來台之後有意無意地剷除日式建築宗教神廟，導致位於台北西門的西本願寺最後不復存在。近年又在都市計劃的旗幟底下推倒了當年自己所建構的眷村建築格局，真的很想試問我們到底還剩下什麼故事？中華文化五千年嗎？還是龍的傳人呢？



◎ 伊勢神宮，新舊宮對照，20年一次循環。

四、人與環境的共處

有一晚我在東京跟朋友聚餐，朋友問我這次在日本的調查方向以及之後要前往的地點，我細數了一番，然後他很嚴肅地跟我說：我覺得你不應該去那些地方，你應該趁你現在還有體力與活力時去一些你五六十歲時可能都沒辦法再去或不想去的地方，你剛剛說的那些在你五六十歲的時候，你還是可以到得了，因為那些是觀光都市，交通方便。於是在那頓飯結束之後我就不再跟著我原先的行程表走了，我開始計劃前往日本中部山區去拜訪最高神社白山神社，前往北阿爾卑斯山區—日本最高的濕原地形—彌陀高原，再順路前往阿爾卑斯山峽谷—黑部峽谷；我感受到一種跟在建築相同的感覺，那就是日本對於自然環境的維護上也很想保存它原來



◎ 黑部湖上向觀光客說明水壩的漂流木如何清理的告示牌。

的面貌，並盡可能地減少人為的沖擊與破壞，即便是得讓人民感到很不方便但也要想辦法來維持原貌，所以你會看到上山的交通有各種嚴格的管制，為了環境保護與參觀人口達到某種平衡，公車用的是電汽車或是瓦斯車，保護區也會在某個海拔高度開始限制人民自行開車進去，除了高承載以外一律只能乘坐低汙染公車上山，而日本民眾也很願意這種接受這種為了保護環境而帶來的不便，因為他們知道這一點點的不便是讓後代也可以看到此情此景的犧牲。我在日本看到了與美國台灣截然不同的做法，美國對於國家公園是採取不干預不介入的方式，讓自然儘最大值地保持原貌，而在



◎ 彌陀之原上的高山草原復育工作，為了水土保持而做，不移植外來種。

日本我看到他們採取折衷的態度，在盡可能維護自然環境的前提之下，再考慮去如何完善的規劃人的進入，反觀台灣則採取介入干預的方式，並試圖使之成為服膺於人的使用規則之下，以創造最大的產值。

五、瀨戶內攻略

這趟旅行的終點是素有三千多個島嶼之稱的瀨戶內海，為的是一個享譽國際的三年展“瀨戶內國際藝術祭”，我在瀨戶內一共待了七天，一天一個島，每天在不同島上生活，看著同一片海洋帶著同一顆夕陽西下，卻有著不同的感受，關於作品的部分讓我感受最深的當屬“家計劃”，這個計劃是希望將島上破棄的房子，透過藝術家的創作來加以利用改造，家則成為了作品的載體，像極了我在三年前為黃金町所創作的作品，也如同我五年前在南海藝廊所創作的基本概念一樣，每件家的作品我都細細品味，心中嚮往著可以在這裡也有一間我創作的家計劃作品。之後我到了豐島美術館，豐島美術館是西沢立衛的作品，我駐足其中，深深受到感動。整個瀨戶內藝術祭就屬他的作品最令我動容，雖然安藤忠雄的作品很多也很感動，但西沢的作品多了那麼一點自然或是說人性，這並不是說安藤的作品沒有人性，而是因為安藤的作品總讓我感覺到一種肅穆，是一種肅然起敬的空間，



◎ 將破棄的房子作為藝術家創作載體的家計劃。

但在西沢的作品裡我可以很自在，他不是要標榜人造物的偉大，而是要用

人造物去訴說自然的偉大，相對於人造物的渺小。



◎ 西沢立衛作品豐島美術館。

我在此藝術祭中一個主要任務是去收集在地居民對於此藝術祭所帶來的商機與參觀人口的看法，來此之前我以為會聽到很多不同的聲音，但沒想到在探訪各商家老闆與居民之後，發現大多都是抱以支持的態度，有幾個受訪者還跟我說：三年前第一屆辦理時，因為展覽會過於集中，所以各地來的參觀大量湧入，加上交通接駁混亂，使得品質降低，也干擾了我們的生活，活動結束後我們又回到過往的平靜，但今年不同，因為展覽分為三季，將展期拉長，疏散了參觀的人口也延長了因活動而帶來的經濟效益，其實主辦單位真的很用心，從這裡我們真的可以瞭解主辦單位真的不是只是為了只是辦個漂漂亮亮的活動而結案而已，而是為了振興地方經濟。我想對於居民而言面對當代藝術也許真的是門外漢，但如果藝術家或是主辦單位在進入地區區域時可以多點同理心，多點用心，那也許就誠如山野先生說的：藝術進入區域空間有時候不一定是為了去改變區域，說不定藝術本身或是藝術家也可以受影響而被改變。

六、結語

兩個月的旅程結束了，我卻還在消化旅程給我的點點滴滴，我不是社會學者，所以也就沒有辦法用嚴謹的研究方法來檢視我所得的一切，但我卻從過程中扎扎实实地感受到是那厚重又扎實的文化底蘊孕育著日本的文化藝術不斷演進，時常會發出“這就是日本吧”、“這只有日本人才做得出來的作品啊”的驚嘆，也因為如此更加深了這樣的一個概念—認識一個區域的藝術不只在於美術館與藝廊等藝術機構，更在於它的發源地—生活的紋理裡。此趟日本行旅也讓我了解到，雖然日本是一個不斷在求進步的

國家，但他卻也在過程中一直儘最大資源保存古老的技術、傳統的習俗，所以我們當然可以說他們是一個矛盾的民族，但求進步不等於要革除傳統，因為唯有在豐富的文化傳統底下，才有可能發展出精彩的現當代文明。



◎ 立山上的六月午後---狂暴的風雪。



◎ 豐島上的七月夏夜---寧靜的港灣。